

神州沉陆



（上卷）

岳飞为什么“不反”

十二道金牌是谁所下

岳飞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岳家军为何在当时能天下无敌

精忠岳飛

胡晓明

胡晓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神州沉陆
(上卷)

胡晓明 胡晓晖 著

精忠岳飞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余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忠岳飞/胡晓明、胡晓晖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09

ISBN 978-7-5354-5862-9

I. 精… II. ①胡… ②胡… III. 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3090 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精忠岳飞

著 者 胡晓明 胡晓晖

责任编辑 田敦国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 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 张 45.25

字 数 83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5862-9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神州沉陆	1
第 一 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	5
第 二 章 万岁山前珠翠绕 渔阳鼙鼓动地来	28
第 三 章 战和失策国门开 深入虎穴谈议和	49
第 四 章 勤王诸军聚国都 宋室君臣定对策	68
第 五 章 出师偷袭宋军败 钦宗决计苦求和	92
第 六 章 尽忠报国母刺字 移孝为忠起义军	109
第 七 章 胡马长驱三犯阙 汴京城破帝北狩	131
第 八 章 高宗畏敌巡江南 岳飞忠义战河北	155
第 九 章 金军大摆庆功宴 众臣私议皇帝非	176
第 十 章 回首故乡归路难 万里江山知何处	193
第十一章 完颜兄弟议国政 岳飞抗命欲北行	212
第十二章 忠胆义士尽南归 宗泽大堂询敌情	233
第十三章 知己知彼论女真 将功折罪升统制	251
第十四章 活用兵法败兀术 强干弱枝都汴京	263
第十五章 自毁长城诛义士 仓惶南巡宋廷乱	281
第十六章 赏罚不公禁军变 诸将勤王定乾坤	300
第十七章 高宗避敌浮海上 岳飞招降收水军	318
第十八章 军纪严明岳家军 兄弟阅墙江于内	337



楔子

神州沉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辉煌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中元气大伤，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国势日益衰落。

生活在北方的潢河、土河（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契丹族逐步强大起来，不断扩张，常常攻掠长城以南的汉族聚居地，将世代农耕的汉族百姓掳至草原上，充作奴隶。

公元907年，藩镇军阀、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废除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从此，广阔的中原大地在腥风血雨中开始了五代十国时代。

后来，北方的契丹族更加强盛起来，逐步征服了草原上的众多游牧部族。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自号为“天皇帝”，并定年号为“神册”。不久契丹又立国号，称为“辽”。

公元923年，藩镇军阀李存勖攻灭后梁，夺取皇帝大位，国号为“唐”，史称后唐。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辽国铁骑的支撑下，灭亡后唐，登上皇帝大位，国号为“晋”，史称后晋。为了感谢辽国的扶持，石敬瑭尊辽帝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并把长城一线的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国。

燕云十六州的失去，使中原门户洞开，面对北方强敌无险可守，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公元946年，辽国大举南攻，灭亡了它一手扶持的后晋，并企图久居中原，将中原百姓变为契丹贵族的奴隶。中原百姓奋起反抗，使辽国军队处处挨打，一刻也不得安宁，被迫退走。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势而起，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后汉。

公元951年，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郭威起兵夺得帝位，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大宋王朝。

在赵匡胤的苦心经营下，中原渐归一统，结束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代。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大举北伐，欲夺燕云十六州，彻底解除北方的威胁。这年七月，宋辽两国在高粱河（今北京市西）爆发大战，宋军战败，太宗仓惶而逃。

公元986年，宋军十数万兵马分三路攻击辽国，再一次大败而退。

公元1004年，辽国承天太后、圣宗皇帝亲率大军二十万，南下攻宋，锋芒直指汴京。

宋真宗御驾亲征，率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与辽兵对峙。十二月，宋辽两国和谈，达成“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国皇帝尊辽国承天太后为叔母，每年向辽国赠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辽国未经大战，即获得胜利，满意而回。

公元1042年，辽国声言将大举攻宋。宋仁宗闻知惊恐不已，连忙遣使求和，答应每年向辽国多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送”二字为“交纳”二字。辽国不战而胜，举国欢庆。宋国君臣亦是庆幸不已，自诩立下奇功，将战祸消于无形。

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继位。

次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继位。

赵佶喜好奇花异石，为此大建宫室御苑，命民间贡奉奇花异石，充实其中。耶律延禧喜好猎鹰，派出大批“天朝使者”，到极北之地的女真部落（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长白山一带）中搜寻最名贵的猎鹰“海东青”。

宋国的大小官吏借着征收奇花异石的名义横征暴敛，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辽国的“天朝使者”在女真部落中作威作福，随意抢掠财物，夺人妻女。

忍无可忍的宋国百姓以“杀奸臣”为号召，削木为兵，群起反抗。赵佶大为忧虑，在御殿屏风上写下“四大寇”的名字——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并派重兵前往各地镇压。

愤怒的女真部落举起刀枪，尽斩“天朝使者”，杀向辽国。耶律延禧勃然大怒，派出十数万精兵攻击女真部落。

宋国耗费举国财力，终于将“四大寇”镇压了下去。

辽国连战连败，十数万精兵被数千女真勇士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公元1115年一月，女真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为“金”，部众扩充至一万余人。九月，完颜阿骨打攻占了辽国北方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获得了大批的兵器、甲杖、牛马等物。

耶律延禧惊怒之下，亲率倾国之兵数十万人马，大举伐金，企图一战而胜。

完颜阿骨打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敌军，毫无惧色，领兵两万迎击，竟大败辽军，杀死辽兵无数。耶律延禧狼狈而逃，从此无力对金国发动攻击。

赵佶见到辽国背后忽然出现了强大的敌人，不禁大喜，立即派出使者，渡海至辽东，约金夹攻辽国，欲借机夺回燕云十六州，以雪祖宗战败之耻。

金国在攻下辽国五都之一的上京城（今辽宁巴林左旗林东镇）后，答应与宋国联合灭辽，并要求宋国将每年交纳给辽国的银、绢如数交给金国。

赵佶急于立下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千古大功”，以“流芳百世”，最终答应了金国的苛刻要求。

公元1122年，金兵攻下了辽国的中京城（今辽宁宁城），西京城（今山西大同），耶律延禧逃往夹山（今内蒙萨拉齐西北）。留守燕京（今北京市）的辽国宗室耶律淳在大将耶律大石、萧干的拥立下登上皇位，竭力抵抗金国的攻击。

同年五月，宋国征招各地勇士，发于军中效力，然后下诏以童贯、蔡攸为正副宣抚使，领兵二十万，北攻辽国。不料宋军刚至界河（今河北拒马河），就遭到了辽军的迎头痛击，大败而退。

十月，宋国闻听耶律淳病死，其妻萧皇后执政，臣下不服，遂再次发兵二十万北进，并命大将刘延庆为都统制，亲领精锐兵卒十万，直攻燕京城。

辽国涿州（今河北涿县）守将郭药师闻宋兵大至，不战而降，使宋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得涿州城。

童贯、蔡攸、刘延庆大喜，飞马报捷。

赵佶立刻降下圣旨，犒赏三军，厚赐童贯、蔡攸、刘延庆，封郭药师为恩州观察使。

童贯、蔡攸急欲扩大战果，令刘延庆挥军直至芦沟河（今北京永定河）南岸，扎下营寨。

辽军大将萧干亦率兵万余人，扎营芦沟河北岸拒敌。

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风呼啸，仿佛千万匹野马从西北的高原狂奔而下，直向芦沟河扑来，肆意践踏着岸边瑟瑟发抖的枯苇。如血一样殷红的残阳渐渐沉没在遥远的天际，大地上浮起沉沉暮霭，将重重杀机锁在一片昏昏茫茫的暝色之中。

宋辽两军隔河对垒，营帐绵延至十数里外。

北岸的辽军大营肃静沉默，只偶尔传出三两声马嘶，连灯也见不到一星半点。

南岸的宋军大营中却是灯火通明，巡哨的兵卒一队连着一队，在营帐之间来来往往，吆喝不断。

大营深处，又隐隐响起了绵软的丝竹之声。

都统制所居的中军大帐外，数十个身披重甲、腰悬弯刀、手持长矛的中军护卫亲兵直挺挺站在寒冷的北风中。

大帐内，年约五十余岁、臃肿肥胖的都统制刘延庆身穿华丽的团花锦袍，斜坐在帅案后的虎皮交椅上，醉眼矍眈。

那原来放置着军机文书的帅案上摆满精美的酒食，散出腾腾热气。两个身穿绣锦彩衣、满头珠翠的营中歌伎一左一右站立在两旁，调笑劝酒。

另有几个歌伎坐在帐沿下，弹着箏、瑟，吹着笛、箫，唱着柔软的歌曲——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

“哈哈！好一个‘莫厌金杯酒’。来，来！你且替本帅干了这一杯！”刘延庆大笑声里，将酒杯端起，向身旁的歌伎口中灌去。

“报！”一个身材魁梧的家将奔进帐中，跪倒在帅案前，“恩州观察使郭药师求见！”

刘延庆皱着眉头，不耐烦地一摆手：“去，去！本帅今日谁也不见！”

家将退到帐外，过了一会，又奔进帐中。

刘延庆大怒：“狗奴才，本帅不是说过吗？今日谁也不见，谁也不见！”

那家将面带惧色，战战兢兢地跪了下来：“大……大帅，这次是……是二公子求见。”

刘延庆一怔，放下手中的酒杯，问道：“光世这小子有什么事要来烦本帅？”

家将磕头答道：“二公子说他有军务机密，要当面禀告大帅。”

刘延庆大感扫兴，一摆手：“你让那小子进来吧。”说着，不情愿地坐正身体，让众歌伎退至后帐。

家将走到帐外，将刘光世引到帅案前，然后放轻脚步，悄悄退了下去。

刘延庆打量了一下颇为高大的儿子，不满地问道：“光世，你不小心看守营寨，来此作甚？”

看上去年约三十五六的刘光世恭恭敬敬地向父亲行了一礼，问道：“大帅，孩儿听说那郭药师献上了一条破敌奇计，不知是否确有此事？”

刘延庆一咧嘴，不屑地说道：“什么奇计，一个馊主意罢了。这郭药师居然让我拨给他一万精兵，去偷袭燕京城。想那燕京已是辽国最后一座都城，辽狗必是拼命死守？我军冒险前去，岂不碰得头破血流。嘿！胆子也真够大的。”

刘光世道：“不然，依孩儿看来，郭药师此计有些道理，可以用来破敌。”

刘延庆瞪圆了眼睛，斥道：“你小子知道什么。这郭药师不过是辽国的一个降将，出的计谋能听么？你知道他是真降还是假降？倘若他是想把我军骗到燕京城下，来个伏兵四出，如何了得？”

“据孩儿想来，燕京城下绝无伏兵。”

“你又如何知道燕京城下没有伏兵？”

“辽狗面对我大宋和金人南北夹攻，除了防备金人的兵马，差不多都到河对

岸来了，又能在燕京城留下多少人马呢？”

“哼！你小子又怎么知道辽军都到河对岸来了？”

“孩儿近日常在远处观看河对岸动静，发现辽军押运粮草的几乎全是年老病残之兵，仔细看看，有些兵卒还缺胳膊断腿的。大帅您想想啊，这押运粮草是何等重大之事，怎么能派这样的兵卒去担当呢？”

“不错，不错。”刘延庆连连点头，并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二小子，想不到你还有这个心眼。是啊，那燕京城若是还有多余的兵马，辽人就绝不会冒险让这些老弱兵卒押运粮草。”

“嘿嘿。”刘光世得意地笑了起来，“孩儿能有今天，全是大帅的教导啊。大帅，那燕京城既然没有什么人马，郭药师的偷袭之计就有可能成功。”

“这个么……”刘延庆紧皱着眉头，迟疑了半晌，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刘光世急了，上前一步，挨近父亲，低声道：“如今皇上好大喜功，不吝重赏。我们父子若是侥幸攻占了燕京城，取富贵易如反掌。大帅，此等良机，千载难逢啊。”

“重赏？”刘延庆嘴角不觉浮起了一丝冷笑，“二小子，你知道本帅现在是个什么官儿吗？”

“这……”刘光世一时呆住了，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当然知道父亲的官位——河阳三城节度使，也知道父亲此刻为何会如此冷笑。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本就是武将出身，并且依靠手中的兵权夺得了皇帝大位，因此对武将十分猜忌。因此他有意抬高文臣的地位，而竭力压低武将的地位，并以种种方法来限制武将的权力。节度使虽然只是从二品的官位，但对武将来说，几乎已到了顶点，不可能再从朝廷那儿得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封赏。

“二小子，你知道本帅这个都统制是个什么官儿吗？”刘延庆又问道。

刘光世更加说不出话来。都统制其实不是什么官位，只是吃力不讨好的临时差遣。在大宋朝，每逢征战之时，常委任文官甚至太监以“经略使”、“宣抚使”等名义统率大军。此次大举征辽也不例外，由童贯和蔡攸任正副“宣抚使”，充当最高统帅。但是文官和太监不可能亲自统兵出战，于是朝廷便会指派一员武将为都统制，临时担当战场指挥。如果仗打胜了，充当最高统帅的文官和太监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但是若打了败仗，受处罚的往往是临敌指挥的都统制。

“你小子什么都知道，却偏要听信那郭药师的傻主意，不是昏了头吗？”见刘光世不做声，刘延庆不满地说道。

“可是，可是孩儿也不小了，却只有一个‘承宣使’的虚衔。”刘光世低下头来，嘟哝道。

“原来你小子嫌官小啊！”刘延庆笑了笑，“这‘承宣使’是正四品，你身为武将，三十多岁便能得到这个官位，也可以了。”

“如果孩儿攻占燕京城，一定会被朝廷拜为节度使。我刘家父子若是俱为节度使，这份荣耀便足可震动天下……”

“住口！”刘延庆陡然大怒，猛地一拍帅案，“你小子身为武将，居然想名震天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刘光世抬起头来，神情虽然恭敬，却毫无惧怕之意：“大帅，您就算不图虚名，也该图点实利吧。”

“实利？”刘延庆心中一动，不自觉地问道，“什么实利？”

刘光世向前伸出头，贴在父亲耳边，低声道：“据郭药师说，辽国数百年积下的金银宝物，如今都藏在燕京城里。”

刘延庆眼中陡地放出异样的光芒，声音也低了下来：“郭药师还对谁说过这番话？”

“没有。除了孩儿，他谁也没有告诉。”刘光世的声音如蚊喻一般。

刘延庆点了点头，忽然叹了一口气：“唉！其实本帅也想立下大功啊，无奈那辽狗十分凶恶，我大宋百余年来，几乎从没有胜过辽狗。倘若以贪功之故，坏了我父子性命，岂不冤枉？”

“如今我大宋兵马多过辽狗十倍，定能取胜。”

“哼，兵马多就能打胜仗吗？上一次是种师道充当都统制，不一样是兵马众多，不一样是打了败仗吗？”

“种师道算什么，哪能和大帅相比呢？”

“嘿嘿，你也别拍马屁了。你老子我到底有几斤几两，心知肚明。”刘延庆边说边伸出手指，在帅案上划了几下，然后猛一咬牙，“也罢，我父子这回就豁出去了。”

刘光世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孩儿这就把郭药师唤来，让大帅仔细听听他的奇计。”

刘延庆摆了摆手：“慌什么？打仗这玩意，就是把脑袋系在了裤腰上，可不能大意。嗯，前军副统制官王青甚是能干，对我父子也十分礼敬，你明日让他派一个得力的将官，到燕京城下打探一番。”

“是！”刘光世响亮地应了一声。

一夜风过，芦沟河两岸的树木草地上铺满了白霜，就似落下了一层细雪。

宋军的营帐周围栽满木栅，不知是夜间的风大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那木栅竟

倒下了许多,使宋军的营垒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缺口。

天刚亮,便有一队队宋军兵卒扛着各种器具从营帐里走出来,在将官的斥责声中懒散地修补着木栅。

众兵卒身穿紫色棉袄,白绢棉袜头裤,脚蹬麻鞋,看上去甚是齐整,但面容却泛着菜色,个个显得有气无力,毫无神采。

在靠近河滩的一块沙土地上,倒下的木栅足有百余步长。前军押队官岳飞领着三十多个兵卒,快步走到沙土地上,将那些横七竖八、东倒西歪的木栅扶起、并拢,然后挖坑埋住。木栅大都是用丈余长、胳膊粗细的木柱捆在一起做成的,虽然歪倒了,但大部分尚未散架,兵卒们干起活来,也就顺手多了,不怎么吃力。

“停下,大伙儿先停下来!”岳飞抬手招呼道。他看上去在二十岁上下,魁梧壮实,比常人要高出半头,方脸,左眼略小,透出一种特别的坚毅神情。

众兵卒闻声都停下了手,向岳飞望过来。

“木栅是干什么用的?”岳飞问道。

众兵卒听到这句问话,先是一愣,接着互相看了看,都笑了起来,一个离岳飞最近的兵卒边笑边答道:“岳队官,这还用问吗?木栅是用来护卫营帐、阻挡敌军进攻的。”

“这样的木栅能挡住敌人吗?”岳飞又问道。

众兵卒的笑意一下子消失了,心中俱想——这样的木栅连一阵风都挡不住,又哪里能挡住敌人呢?

“沙土地太松,压不住栅脚。前面河滩上有的是石块,大伙儿多出一点儿力,把石块搬过来,压住栅脚,好不好?”岳飞微笑着,以商量的语气说道。

众兵卒听了,大感意外,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是沉默不语。

“我知道,这几天粮草接济不上,大伙儿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都没什么力气。可是这片木栅靠近我们的营帐,万一河对岸的辽狗前来偷袭,首先吃亏的便是我们自己。”岳飞说道。

一个看上去头发花白的年老兵卒点了点头:“岳队官这话不错,大伙儿这会多出点力,到时就会少丢两条命?”

年老兵卒身旁的一个高大兵卒不满地瞪起了眼睛:“老张,一大清早你怎么就说起晦气话来了?大伙儿都说那辽狗气数已尽,要不了几天就会投降我们大宋,大伙儿坐等着立功讨赏便是了,哪里会丢命呢?”

“是啊。”另一个兵卒紧接着说道,“军中的将爷们都说这回出征拣了便宜,不用动刀动枪就能升官发财,乐得成天搂着小娇娘在后营里喝酒听曲,一个个醉得东倒西歪。”

“日他奶奶的，将爷们喝酒吃肉，却让俺们饿肚子。哼，俺们凭什么要多出力？这木栅竖起来便算是对得起俺们吃的这份钱粮了。还要去搬石头？搬他奶奶个球。”那高大兵卒恨恨地说道。

“李豹！”岳飞陡地提高声音，厉声叫道。

“岳大哥，你……”那高大兵卒欲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辽狗的军营就在对岸，只要他们还没有投降，就是敌人，就有可能偷袭我们。大伙儿虽说都是当兵的，可当兵的又怎么样了？当兵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将爷们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可是关系到自个性命的事儿，难道我们也不管吗？”岳飞说道。

李豹脸色红涨：“岳大哥，俺是……俺是恨那些将官，可不是冲着你的。你说得……说得有理，辽狗只要不投降，就是俺们的敌人，俺们就得多防备点。”说话声里，他猛一转身，从一排尚未竖起的木栅上跨过，向河滩上走去。

众兵卒见此情景，神情上虽有些不情愿，但也不再多说什么，纷纷跨过木栅，走下河滩。

岳飞松了一口气，紧紧跟着众人来到河滩上，弯下腰抱起数十斤重的一个石块，疾步向木栅走回去。

众兵卒在河滩上来回奔走，不一会便累得头上热气腾腾，呼吸也粗了起来，步伐更是慢了许多。然而众兵卒谁也没有停下，偶尔有人想歇一歇，却看见岳飞抱着沉重的石块从面前经过，只好又接着干起来。

眼看大半个时辰过去了，那排木栅的栅脚上已是严严实实地压上了一层大大小小的石块。

太阳渐渐升起，洒下一片金黄的暖意。

岳飞摇了摇木栅，不甚满意——这木栅虽然比压上石块前坚固多了，但用力一摇，还是有些松动。

李豹走近岳飞，抬起衣袖揩了揩额上的汗水，笑道：“岳大哥，你还想让大伙儿再干下去？能干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换别的队官，只怕拿鞭子去抽，大伙儿也不会多出半分力气。”

岳飞向左右看了看，见众兵卒早已三个一堆，五个一群，有的已闭上眼睛，歪躺在太阳地里，有的已脱下棉袄，喘着粗气，累得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

也罢，且让大伙儿歇息歇息再说。岳飞正寻思着，忽听身后响起了马蹄声。他转过身，抬眼望去，只一个锦衣皮甲装束的家将骑着匹青花马飞驰过来，大声叫着：“岳飞！岳飞！哪一个岳飞！”

“在下便是！”岳飞上前一步，迎着那家将答道。

那家将也不下马，盯着岳飞看了几眼，然后拖长声调说道：“王将军有个差事，让你去领承。”

“是！”岳飞大声应道。

那家将圈过马头，却并未离开，扭过头望着岳飞，眨了眨眼，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怪异神情来。

岳飞肃然站立，一声不语。

那家将皱了皱眉，忽然低声问道：“岳飞，你不想知道王将军会给你一个什么差遣？”

“在下见了王将军，自然就会知道差遣是什么。”岳飞答道。

“晦气！”那家将顿时恼怒起来，猛地向马腹上踢了一脚，飞驰而去。

李豹望着远去的家将，摇了摇头，问道：“岳大哥，你知道那家将为何会这般生气吗？”

“我知道。家将传令，都会依照惯例索要铜钱，少者二三百文，多者五六百文。”

“你知道，却偏不拿出铜钱来？”

“我拿不出，也不想拿出。”

“那家将绝不会相信你拿不出。大宋军中，哪怕是像岳大哥这样一个小小的押队官，每个月也至少能从兵卒身上刮到两三贯（每贯一千文）铜钱。”

“当兵得到的那份钱粮，都是拿性命换来的，将官们居然还要从中盘剥，实在是……实在是伤天害理。”岳飞透出无法压抑的愤怒。

“在大宋将官眼中，从兵卒身上刮钱，乃天经地义的事情。似岳大哥这般不拿兵卒们的铜钱，旁人见了说不定还看不顺眼呢。而且你不从兵卒们身上拿钱，就难以孝敬上司，也无法让家将这等小人高兴，不知日后会受到多少刁难。”李豹又是愤愤不平，又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倒要见识见识，他们会怎么刁难。”岳飞说着，便向前走去。

“岳大哥！”李豹陡然叫道。

岳飞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满是疑惑地望着李豹。

李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问道：“岳大哥，你有没有得罪过王将爷？”

“没有。”

“这，这好像不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

“王将爷是前军副统制官，也算是军中大将了。凭他的身份，怎么会直接让你这个小小的押队官去领承差事呢？”

“嗯，我也有些奇怪……”岳飞思索着说道，“不过，前几天我遇见王将爷巡营，向他禀报过一件怪事——辽狗运粮草的军卒，差不多全是一些老弱病残。王将爷此时让我到他那儿去，也许还想问问这件事。”

“不对，不对。那家将分明说的是有差遣啊。哼！那王将爷若是有什么好差遣，会找上岳大哥吗？俺只怕这其中有些古怪，岳大哥可得要小心一些。”

原来李家兄弟是担心我会吃亏啊。岳飞心中一热，抬手在李豹肩上拍了拍：“你放心，我不会有什事的。”

岳飞站在副统制官王青的大帐外，两眼紧盯着帐门。那帐门悬着青色的帐帘，使岳飞无法看到帐内的情形。

高大肥壮的家将昂着头，傲然站在帐门旁边，就似没看见岳飞一样。

我已站了半个时辰，这家将竟然还不肯替我通报一声，实是可恶。如果我此时有紧急军情，他还这般刁难，岂不是要误了大事？岳飞心中愤怒至极，却又无可奈何——以他的身份，如果不经通报，便“擅闯”大将营帐，就是犯了军法。

太阳渐渐升至中天，岳飞肚中咕咕乱响，饥饿之意不可阻挡地袭来，使岳飞难受地皱起了眉头。

那家将仍是高昂着头，嘴角透出得意的狞笑。

岳飞不觉握紧了双拳，恨不得一下子扑过去，将那家将打翻在地。

宋军将官都拥有一些直接役使的兵卒，军中俗称为家兵，其头领称为家将。实际上，这些家兵家将俱是拿着朝廷的钱粮，正式的名称为“白直”，依军法规定，数目有限。然而宋军将官总能巧立名目，想尽办法多要“白直”的名额，使其家兵家将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朝廷的规定。这些家兵家将都是将官们的心腹，倚仗身份特殊，也就常常仗势欺人，甚至公然敲诈勒索。军营中的兵卒对这些家兵家将虽是十分痛恨，但慑于将官们的权威，也只能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

“三顺！”大帐中忽然传出了呼喊声。

“小人在！”那家将连忙答道。

“岳飞还没有来吗？”

“他……”三顺迟疑了片刻，才不情愿地回答道：“他……他已经来了。”

“让他进来吧。”

“是！”三顺似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下了头，弯腰上前一步，撩开了那青色的帐帘。

岳飞深吸一口气，压住心中的怒意，走进大帐。

前军副统制官王青手拈乌须，端坐在帐中的交椅上。他看上去四十岁上下，黑里透红的一张长脸上生着两只鹰一般锐利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走进来的

岳飞。

岳飞上前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挺直身体，神情肃然地面对王青如刀的目光，毫无畏怯之意。

“好，好一条汉子！”王青赞道，问，“你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吧？”

“属下是相州汤阴县人。”岳飞答道。

“相州人一向武勇，尤其擅长使用弓箭，你在这方面的本领，也不算差吧？”

“属下投军之时，比试武艺，拉开过三石的硬弓（每石合今 110 斤）。”

啊！王青的一声惊呼几欲喊出口来，又强忍住了。

依照大宋军制，能拉开一石五斗的硬弓，便算是武艺过人，有资格选入禁军中，充当皇宫侍卫。至于能够拉开三石的硬弓，则是千万人中难得一见的绝顶高手，足可担任禁军中的教头。

这小子竟有如此武艺，别是在吹牛吧？王青心里想着，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只缓缓点了一下头，平静地说道：“不错，真不错。你居然能拉开三石硬弓，着实少见。哈哈！”他笑了两声，话头一转，“岳队官，你巡哨发现辽狗兵情，我已为你记了一功，待杀败辽狗后，呈报朝廷一并封赏。”

“谢统制大人。”岳飞拱手说道。

“不过，要想杀败辽狗，还得探明辽狗的虚实，这便是我大宋兵法，叫做那个……那个‘知彼知己’，你明白吗？”王青昂着头，摆出副大将架势，问道。

“属下明白。”

“你明白就好。本统制今日唤你来，便是要交给你一个机密差事——着你带领一队兵卒，悄悄去往燕京城下，看看辽狗在燕京城里留下了多少兵卒。”

“这……”岳飞大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依照军规，刺探军情这等重大之事，应该交给一员将官去执行。差遣一个小小的押队官去做将官的事情，未免过于随便，简直是将军机大事当成了儿戏。

“这差遣甚是危险。不过……”王青笑了笑，忽地转过话头，问，“你是个押队官，对吧？”

“属下是前军第二将第五部第九队押队官。”

“押队官是个什么官儿？”

“这……”岳飞又是不知该如何回答。

大宋军制甚是杂乱，军种有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土兵等等，番号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以致大军征战之时极为不便，只得重新设定编制。

一般大军出征，都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除设都统制为临敌最高指挥官外，每军又设统制官、副统制官若干名，作为军的最高长官。军之下设将，长官为正